

廣弘明集

冊八

廣雅釋義

卷八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八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僧行篇第五之三

福田論

釋彥琮

論曰昔在東晉太尉桓玄議令沙門敬於王者廬山遠法師高名碩德傷智幢之欲折悼戒寶之將沈乃作沙門不敬王者論設敬之儀當時遂寢然以緝詞隱密援例查深後學披覽難見文意聊因暇日輒復申敘更號福田論云忽有嘉客來自遠方遙附桓氏重述前議主人正念久之抗聲應曰客似未聞福田之要吾今相爲論之夫云福田者何耶三寶之謂也功成妙智道登圓覺者佛也玄理幽寂正教精誠者法也禁戒守真威儀出俗者僧也皆是四生導首六趣舟航高拔天人重踰金石譬乎珍寶劣相擬議佛以法主標宗法以佛師居本僧爲弟子崇斯佛法可謂尊卑同位本末共門語事三種論

體一致處五十之載弘八萬之典所說指歸唯此至極寢聲滅影盡
雙林之運刻檀書葉留一化之軌聖賢間起門學相承和合爲羣住
持是寄金人照於漢殿像法通於洛浦並宗先覺俱襲舊章圖方外
而發心棄世間而立德官榮無以動其志親屬莫能累其情衣則截
於壞色髮則落於毀容不戴冠而作儀豈束帶而爲飾上天之帝猶
恆設禮下土之王固常致敬有經有律斯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無
滯推帝王之重亞神祇之大八荒欽德四海歸仁僧尼朝拜非所聞
也如懷異旨請陳雅見客曰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
曰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竊以莫非王土建之以國莫非
王臣繫之以主則天法地覆載兆民方春比夏生長萬物照之以日
月之光潤之以雲雨之氣六合則咸宗如海百姓則共仰如辰戎夷
革面馬牛迴首蛇尙荷於隋侯魚猶感於漢帝豈有免其編戶假其
法門忘度脫之寬仁遺供養之弘造高大自許卑恭頓廢譬諸禽獸

將何別乎必能駕御神通得成聖果道被天下理在言外然今空事
剷除尙增三毒虛改服飾猶染六塵戒忍弗修定智無取有乖明誨
不異凡俗詎應恃宣讀之勞而抗禮萬乘藉形容之別而闕敬一人
昔比丘接足於居士菩薩稽首於慢衆斯文復彰厥趣安在如以權
道難沿佛性可尊況是君臨罔非神降伯陽開萬齡之範仲尼數百
王之則至於謁拜必遵朝典獨有沙門敢爲陵慢此而可忍孰可容
乎弊風難革惡流易久不遇明皇誰能刊正忽起非常之變易招無
信之譏至言有憑幸垂詳覽主曰吾所立者內也子所難者外也內
則通於法理外則局於人事相望懸絕詎可同年斯謂學而未該聞
而不洽子之所惑吾當爲辨試舉其要總有七條無德不報一也無
善不攝二也方便無礙三也寂滅無榮四也儀不可越五也服不可
亂六也因不可忘七也初之四條對酬難意後之三條引出成式吾
聞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王不言而萬國治焉帝有何力民無能名成

而不居爲而不恃斯乃先王之盡善大人之至德同霑庶類齊預率
賓幸殊草木差非蟲鳥戴圓履方俯仰懷惠食粟飲水飽滿銜澤既
能矜許出家慈聽入道斷羈業於已往祈妙果於將來既蒙重惠還
思厚答方憑萬善之益豈在一身之敬追以善答攝報乃深徵以身
敬收利蓋淺良由僧失正儀俗滅餘慶僧不拜俗佛已明言若知可
信理當遵立知謂難依事應除廢何容崇之欲求其福卑之復責其
禮卽令從禮便同其俗猶云請福未見其潤此則存而似棄僧而類
民非白非墨無所名也竊見郊裡總祭唯存仰福爲尊僧尙鄙斯不
恭如何令僧拜俗天地可反斯儀罕乖後更爲敘是謂無德不報者
也法旣漸衰人亦稍末罕有其聖誠如所言雖處凡流仍持忍鎧縱
虧戒學尙談智典如塔之貴似佛之尊歸之則善生毀之則罪積猛
以始發割愛難而能捨弘願終期成覺迴而能趣斯故剃髮之辰天
魔遙懾染衣之日帝釋遙懽妓女聊被無漏遂滿醉人暫翦有緣卽

結龍子賴而息驚象王見而止怖威靈斯在儀服是同幼未受具對
揚佛旨小不可輕光揚僧力波離既度釋子服心尼陀亦歸匿王屈
意乃至若老若少可師者法無賤無豪所存者道然後賢愚之際默
語之間生熟相似去取非易肉眼分別恐不逢寶信心平等或其值
真纔滿四人卽成一衆僧旣弘納佛亦通在食看沸水之異方遣施
僧衣見織金之奇乃令奉衆僧之威德不亦大矣足可以號良福田
之最爲聖教之宗是謂第二無善不攝者也若論淨名之功早升雲
地臥疾之意本超世境久行神足咸歎辯才新學頂禮誠謝法施事
是權宜式非常准謂時暫變其例乃多則有空藏弗恭如來無責沙
彌大願和尚推先一往直觀悉可驚怪再詳典釋莫匪通塗不輕大
士獨興高跡警彼上慢之流設茲下心之拜偏行一道直用至誠旣
非三慧詎是恆式因機作法足爲希有假弘教化難著律儀大聖發
二智之明制五篇之約廢其爵齒存其戒夏始終通訓利鈍齊仰者

幼有序先後無雜未以一出別業而令七衆普行不然之理分明可見昔妻死歌而鼓盆子葬嬴而襯土此亦匹夫之節豈概明王之制乎況覺典冲邃聖言幽密局執一邊殊乖四辯是謂第三方便無礙者也且復周之柱史久掌王役魯之司寇已居國宰宗歸道德始曰無名訓在詩書終云不作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鞠躬恭敬非此而誰巢許之風望古仍邁夷齊之操擬今尙迴焉似高攀十力遠度四流厭斯有爲之苦欣彼無餘之滅不繫慮於公庭未流情於王事自然解脫固異儒者之儔矣是謂第四寂滅無榮者也至如祭祀鬼神望秩川嶽國容盛典書契美談神輦爲王所敬僧猶莫致於禮僧衆爲神所禮王寧反受其敬上下參差翻違正法衣裳顛倒何足相方令神擁護今來在僧祈請之至會開呪力竟無拜理是謂第五儀不可越者也本皇王之奮起必真人之託生上德雖祕於淨心外像仍標於俗相是以道彰緇服則情勤宜猛業隱玄門則形恭應絕求之故

實備有前聞國主頻婆父王淨飯昔之斯等咸已克聖專修信順每
事歸依縱見凡僧還想崇佛不以跪親爲孝計非不孝之罪不以拜
君爲敬豈是不敬之愆所法自殊所法已別體無混雜制從於此是
謂第六服不可亂者也謹案多羅妙典釋迦真說乃云居刹利而稱
尊藉般若而爲護四信不壞十善無虧奉佛事僧積功累德然後日
精月像之降赤光白氣之感金輪旣轉珠寶復懸應天順民御圖握
鏡始開五常之術終弘八正之道亦宜覆觀宿命追憶往因敬佛教
而崇僧寶益戒香而增慧力自可天基轉高比梵宮之遠大聖壽恆
固同劫石之長久然則雷霆勢極龍虎威隆慶必賴兼共使怒及出
言布令風行草偃旣抑僧體誰敢鱗張但恐有損冥功無資盛業竭
誠盡命如斯而已是謂第七因不可忘者也上已略引吾意粗除子
惑欲得博聞宜尋大部客曰主人向之所引理例頻繁僕雖庸闇頗
亦承覽文總幽明辨包內外所論祭典尙有迷惑周易云一陰一陽

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竊以昧隱神路隔絕人境欲行祠法要藉禮官本置太常專司太祝縱知鬼事終入臣伍真佛已潛聖僧又滅仰信冥道全涉幽神季葉凡夫薄言迴向共規閑逸相學剝翦職掌檀會所以加其法衣主守塔坊所以蠲其俗役纔觸王網卽墜民貫既同典祀詎合稱寶朝敬天子固是恆儀苦執強梁定非通識宋氏舊制其風不遠唯應相襲更欲何辭主人曰客知其一未曉其二請聽嘉言少除異想吾聞鬼者歸也死之所入神者靈也形之所宗鬼劣於人唯止惡道神勝於色普該情趣心有靈智稱之曰神隱而難知謂之不測銓其體用或動或靜品其性欲有陰有陽周易之旨蓋此之故殊塗顯於一氣誠言闕於六識設教之漸斷可知焉鬼報冥通潛來密去標以神號特用茲耳嘗試言之受父母之遺稟乾坤之分可以存乎氣可以立乎形至若己之神道必是我之心業未曾感之於乾坤得之於父母識含胎藏彌亘虛空意帶熏種漫盈世界去

而復生如火焰之連出來而更逝若水波之續轉根之莫見其始究之豈覲其終濁之則爲凡澄之則爲聖神道細幽理固難詳矣神之最高謂之大覺思議所不得名相孰能窮真身本無遷謝生盲自不瞻睹託相追於舊蹤傾心翫於遺法若欲荷傳持之任啓要妙之門賴此僧徒膺茲佛付假慈雲爲內影憑帝威爲外力玄風遠及至於是乎教通三世衆別四部二從於道二守於俗從道則服像尊儀守俗則務典供事像尊謂比丘比丘尼也典供謂優婆塞優婆夷也所像者尊則未參神位所典者供則下預臣頒原典供之人同主祭之役吾非當職子何錯引由子切言廢吾深趣理旣明矣勿復惑諸在宋之初暫行此抑彼亦乖真不煩涉論邊鄙風俗未見其美忽遣同之可怪之極客曰有旨哉斯論也蒙告善道請從退歸

隋煬帝大業三年新下律令格式令云諸僧道士等有所啓請者並先須致敬然後陳理雖有此令僧竟不行時沙門釋彥琮不忍

其事乃著福田論以抗之意在諷刺言之者無罪聞之者以自誠也帝後朝見諸沙門並無致敬者大業五年至西京郊南大張文物兩宗朝見僧等依舊不拜下勅曰條令久行僧等何爲不致敬時明贍法師對曰陛下弘護三寶當順佛言經中不令拜俗所以不敢違教又勅曰若不拜敬宋武時何以致敬對曰宋武虐君偏政不敬交有誅戮陛下異此無得下拜勅曰但拜僧等峙然如是數四令拜僧曰陛下必令僧拜當脫法服著俗衣此拜不晚帝夷然無何而止明日設大齋法祀都不述之後語羣公曰朕謂僧中無人昨南郊對答亦有人矣爾後至終必無拜者其黃巾士女初聞令拜合一李衆連拜不已帝亦不齒問之

敘高祖皇帝問出家損益詔表

皇唐啓運諸教並興然於佛法彌隆信重捨京舊第置興聖寺自餘會昌勝業慈悲證果集仙等寺架築相尋至於道觀無聞於俗武德

四年有太史令傅奕者先是黃巾深忌緇服既見國家別敬彌用疚心乃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云佛經誕妄言妖事隱損國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行焉武皇容其小辯朝輔任其放言乃下詔問僧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服章利在何間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請動妙釋有濟法寺沙門襄陽釋法琳憤激傳詞側聽機候承有斯問卽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辯法身無象非十翼所詮但四趣茫茫飄淪欲海三界蠢蠢顛墜邪山至人所以降靈大聖爲之興世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天竺王種辭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厭榮華而入道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髮毀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霑幽顯豈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語故

爲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爲損懲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此其大略也

出沙汰佛道詔

唐高祖

門下釋迦闡教澄淨爲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欲所以弘宣勝業修殖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經教檢約學徒調伏身心捨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四輩自正覺遷謝像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濫乃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墮之人苟避徭役妄爲剝落託號出家嗜欲無厭營求不息出入閭里周旋闐闐驅策畜產聚積貨財耕織爲生估販成業事同編戶迹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至乃親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訛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陷重刑黷亂真如傾毀妙法譬茲稂莠有穢嘉苗類彼淤泥混夫清水又伽藍之地本曰淨居栖心之所理尙幽寂近代已來多立寺舍不求閑曠之境唯趣喧雜之方繕築崎嶇臺宇舛錯招來隱匿誘納姦邪

或有接近鄠鄆鄰邇屠酤埃塵滿室羶腥盈道徒長輕慢之心有虧
崇敬之義且夫老氏垂化本貴冲虛養志無爲遺情物外全真守一
是謂玄門驅馳世務尤乖宗旨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利益情
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
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練行遵戒律者並令就大寺觀
居住官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進戒行有闕者不堪供養並令
罷道各還桑梓所司明爲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事悉宜停斷

敘太祖皇帝令道士在僧前詔表

貞觀十一年駕巡洛邑黃巾先有與僧論者聞之於上上乃下詔云
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
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大道之興肇於邃古源出無名之始事
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治反樸還
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後漢方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

應之緣匪一洎於近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鬱爲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遯忘返于茲累代今鼎祚克昌旣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爲之功宜有解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貽諸萬葉時京邑僧徒各陳極諫有司不納沙門智實後生俊穎內外兼明攜諸夙老隨駕陳表乃至關口其表略云僧某等言某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某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於前典頒告天下無得而稱令道士等在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異不立觀寺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

見之謂之愚非魯司寇莫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冠服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裔行三張之穢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禹漫行章句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之上誠恐真僞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以表臣子之情請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別所陳伏願天慈曲垂聽覽

制沙門等致拜君親勅

唐高宗

勅旨君親之義在三之訓爲重愛敬之道凡百之行攸先然釋老二門雖理絕常境恭孝之躅事叶儒津遂於尊極之地不行跪拜之禮因循自久迄乎茲辰宋朝暫革此風少選還遵舊貫朕稟天經以揚孝資地義而宣禮獎以名教被茲真俗而瀨鄉之基克成天構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之由諒歸斯矣今欲令道士女冠僧尼於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恆情宜付有司詳議奏聞龍